

缝纫机

刘亚军



因哥哥家拆迁，他把缝纫机挪到了我家，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娘使用过的一台飞人牌缝纫机。那些年，这台缝纫机在我家是立了大功的。

那个时候，我爸当村长。说是村长，我像服务员，整天处理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。我娘总说他“外活动，家活懒”，村民却说他是一位好干部。不过这可忙坏了我娘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地里的活要干，家里的活也要干，晚上还要做手工活，为我们兄弟姐妹做鞋缝衣。

我娘是苦命人，她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俗话说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因家中兄弟姐妹多，没钱供她上学，我娘上完小学就辍学了，帮助家里操持家务。

我爸好脾气，无论是地界纠纷，还是家庭琐事，村里人都到我家评理，我家总是难以安宁，争吵声不绝于耳。俗话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有的村民对我爸的处理结果不满意，我娘有时怕“管闲事，落闲气”，总说让我爸别当村干部了。当时，村干部工资低，没能力的上面不让干，有能力的又都外出挣钱去了，所以我爸辞不掉职，只能任我娘唠叨，一如既往地当村干部。

我娘心灵手巧，最为拿手的是做虎头鞋，

她做的虎头鞋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。当时，缝纫机还很稀缺，我爸顾家少，为了减轻我娘的负担，就拿出卖一窝猪崽的钱210元，托在县城工作的亲戚买了一台上海产飞人牌缝纫机，它也是那时我家唯一一个大件。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这是我小时候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就这样，缝纫机成了我家与左邻右舍联络感情的纽带。邻居们不时会将自家的衣料拿来，对此，我娘总是笑脸相迎，热情接待。我娘教大家做衣服和虎头鞋，村里的妇女都喜欢到我家讨教做活。记得那年逢会，我在会上选了一块豆青色布料，让我娘给我做了一件褂子，穿上很是洋气，既好看又舒服。邻居家的小弟非得买个上衣跟我换，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我跟他换了，他高兴得眉飞色舞。我娘人缘好，从没跟人吵过架，倒是我们兄弟几个从小不听话，给娘惹了不少麻烦，娘总是面带笑容给人赔礼道歉。

我娘做事总是为别人着想，教育我们不要欺负人，不做坏事、多行善事。虽然我娘学问不高，但她所说所做不正是《易传·文言·坤文言》里所说的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的大道理吗？

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，人们的生活富起来了，衣服料子越来越柔软细腻，色彩越来越斑斓，样式越来越新颖别致。缝纫机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渐渐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。我们兄弟姐妹也都上班了，爹娘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。放在我家的那台缝纫机，我舍不得扔掉，向我所驻村的村支书家要了根缝纫机皮带，又请师傅修理好，看起来焕然一新。这台缝纫机承载着昔日农村人的和谐与善良，传递着我儿时的快乐与回忆，给我温暖，让我一路向阳。

这台缝纫机承载着昔日农村人的和谐与善良，传递着我儿时的快乐与回忆，给我温暖，让我一路向阳。

每到冬天，母亲做饭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帮着烧锅，锅灶里蹿出来的火苗，能带给我光亮和温暖。

地锅玉米饼

王先亮

周末，与几位朋友小聚在一个四四方方的灶台边，灶台中央嵌着一口圆口尖底铁锅，盖着高粱秆锅盖，铁锅正上方吊着一个排烟罩。

我正凝神注视着灶台，服务员拿着菜单进来让我们点锅底，有排骨、鸡块、五花肉，可以混在一起炖。

很快，服务员就把我们点的排骨和鸡块端上来了，倒进锅里，再兑上调好的汤料，之后又端来一盆和好的玉米面，捏成椭圆形面饼，依次贴在锅沿上，贴了一周，盖上锅盖开始熬煮，说20分钟后就可以吃了。

当我看到服务员往铁锅里贴玉米饼时，就想起了童年时母亲做的地锅玉米饼，又香又焦，特别好吃。

那时，厨房里支着地锅，每到冬天，母亲做饭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帮着烧锅，锅灶里蹿出来的火苗，能带给我光亮和温暖。

那时候小麦面少，母亲知道我喜欢吃玉米饼，就经常在地锅里贴玉米饼。饭做好，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，玉米饼的清香扑面而来。看着那上软下焦、金灿灿的玉米饼，我直流口水。

母亲把铲下来的第一个玉米饼递给我，我在软的那面抹上一层辣椒酱，再滴几滴香油，一口咬下去，又辣又香，又软又焦，美味极了。

在与朋友东拉西扯中，20分钟很快过去。服务员推门进来，掀开锅盖，递上锅铲和勺子，说可以吃了。排骨和鸡块的浓香与玉米饼的清香混合在一起，钻入我们的口鼻。

大家迫不及待地捞起肉块，又用锅铲铲下玉米饼。啃一口排骨，咬一口玉米饼，此时此刻，虽是寒冷的冬天，房间里却欢声笑语、春意融融。

每当亲友来访，我总会带他们品尝一下这焦香的地锅玉米饼。大家围坐在灶台四周，仿佛就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里吃饭，气氛融洽，和谐自然。



童年的味道

张舒宁

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漫步在沙颍河湿地公园，一阵甜蜜的香气飘过来。闻香望去，道旁一位老人正在绘制糖画：活泼的小兔子、跳舞的小人儿、精致的红灯笼……我仿佛瞬间回到儿时，陷入关于糖画的美好回忆。

小时候过年，每当听到街头巷尾传来的吆喝声，我和小伙伴们总会一溜烟跑过去，双眼紧紧盯着各式各样漂亮的物件，围着糖画摊子流口水，你争我抢地向老爷爷要着自己喜欢的那个，然后坐在一起美美地品尝着、说笑着、打闹着……那时候的我们，总是盼望着过年，盼望着吃到美味的糖画，盼望着你争我抢的热闹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买到的那个糖画。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站在街角的糖画摊前，看着老师傅熟练地绘制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鸟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小鸟振翅的声音，我多想自己有一天，也能像它一样，扇动梦想的翅膀，飞向理想中的大学啊。老师傅把那只小鸟递给我，我小心翼翼地接住，生怕它破碎，更舍不得吃，把它立在我的书桌上。那个糖画里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秘密、一个小梦想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长大，那个街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糖画摊子早已不见，那只糖画小鸟也消失在时光的长河中。但那只小鸟就像是我心中的一颗明珠，照亮了我童年的梦境。

就如今日，我看着老师傅熟练地挥舞着糖勺，一幅幅精美的糖画在他的手中诞生，我忍不住上前问道：“爷爷，糖画这么香甜，我每次吃的时候，除了感觉美味，为啥还会忍不住回忆儿时呢？”他笑着回答：“因为糖画里，有你童年的味道。”

是啊，童年的味道，也是幸福的味道。每当我想起那段美好时光，总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电脑游戏，但我们有糖画，有一份纯真的快乐。而今，我们总是在生活中忙碌，也在生活中等待，等待着不忙了再看书充电、不忙了再回家看看……其实，我们也可以试着慢下脚步，感受晨起暮落的微风，聆听花丛树间的鸟鸣，这点点美好，不正是幸福的音符吗？

糖画的甜蜜，陪伴我走过童年岁月、世间繁华，不忘初心、珍惜平凡，让幸福的味道，萦绕在你我心底和身边！

妈糊

黄湘玲

去年6月28日，我到老子故里鹿邑参加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举办的朝老采风摄影活动。结束时已是傍晚，东道主格格安排我们在附近饭店就餐，大家匆匆忙忙落座。随着服务员饱含深情的一声轻唤，“妈糊来了”，一碗碗白中微黄的妈糊依序上了桌。

“妈糊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看着热气腾腾的妈糊，同桌的李老师忙问，“什么是妈糊呢？”“到了老子故里，朝老之后，任谁都会虔诚地喝上一碗妈糊，当然，我们也不例外。”格格回应，“关于妈糊，有个跟老子有关的传说，等会儿我请饭店的魏老师给各位详细说说。这会儿各位肯定都饿了，我们先喝妈糊吧。我按当地习俗给各位示范妈糊该怎么喝。”“啊？喝妈糊也有讲究？”我惊讶道。

说话间，格格双手捧碗，嘴沿着碗边，按顺时针方向吸吮妈糊，喝完后，碗里没有任何残留，就像洗过一样。我也照样喝起来，喝后碗里同样干干净净。回味妈糊的口感，甚是清润、清香，还有些甜味。格格看着同桌的摄友们埋头喝妈糊，高兴地说：“妈糊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喝后碗中干净为上品。我们运气好，喝到了最正宗的妈糊。”这时，房间的门轻轻开启，魏老师进来了。缓缓落座后，魏老师将“老子与妈糊的传说”为我们娓娓道来。

鹿邑，古称苦县、鸣鹿。传说有一年，苦县百姓遭了灾荒，开始是发大水，接着是大旱，土地干得裂缝遍布，其他庄稼颗粒无收，只有大豆和小米，虽然产量不高，但还是收了一些。迫不得已，当地青壮年纷纷外出找活路，把家里的一点小米和大豆留给老人和小孩

吃。

大旱期间，每天，总有位白胡子老先生，时到田间地头看看干枯的庄稼，时到到路边望着外出的年轻人，似有所思。有天黎明，人们刚从饥饿中醒来，就听到大老远有挥鞭声，并伴随着吆喝声：“喝稀粥吃干，多活几十天。”大家闻声出门，见那位白胡子老先生站在出村必走的十字路口，一边用力挥鞭一边使劲吆喝。德高望重的族长对大家说：“这位白胡子老先生就是老子啊！昨天夜里，他召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谋划，琢磨许久才想到了应对灾荒的法子，并要我们迅速广而告之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，为了每个人都能活命，大家不要惊慌，灾荒年改喝稀饭，再配着野菜、树叶和榆树皮吃，紧接着种上小麦，这一年就能挺过去。来年小麦有了收成，大家就能填饱肚子了。”

当天，大家就将老子的法子传播开来。就这样，家家户户都平平安安地躲过了灾荒。自此，这种吃法在当地流传开来，大家把小米和黄豆加工成妈糊。清晨，一家人蹲在家门口，朝着老子住处，双手捧碗，低头喝着妈糊。

魏老师话音刚落，摄友余老师哽咽道：“服务员，请给我再来一碗妈糊，我就着碗喝！”其余几位听后，眼睛都红红的，将面前的饭菜一扫而光。见此情景，我鼻子一酸，深有感触：沿着碗边喝妈糊，是千百年来老子故里的百姓虔诚朝老的朴素方式，更是《道德经》“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”的千古传承。

到了老子故里，朝老之后，谁都会虔诚地就着碗边喝一碗妈糊。

沿着碗边喝妈糊，是千百年来老子故里的百姓虔诚朝老的朴素方式。

在那个年代，我们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电脑游戏，但我们有糖画，有一份纯真的快乐。